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卷九

宋 范祖禹 撰

呂祖謙 註

玄宗中

開元十三年初隋國馬皆為盜賊及戎狄所掠唐初纔得牝牡三千匹於赤岸澤徙之隴右命太僕張萬歲掌之萬歲善於其職自貞觀至麟德馬蕃息及七十萬匹分為八坊四十八監各置使以領之是時天下以一縑

易一馬垂拱以後馬潛耗太半帝初即位牧馬有二十四萬匹以太僕卿王毛仲為内外閑廐使少卿張景順副之至是有馬四十三萬匹牛羊稱是帝之東封以牧馬數萬匹從色别為羣望之如雲錦帝嘉毛仲之功加開府儀同三司

臣祖禹曰詩美衛文公曰秉心塞淵騋牝三千定之方中詩秉心塞淵騋牝三千毛氏云秉操也馬七尺曰騋騋馬與牝馬也鄭氏云塞充實淵深也國馬之制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四種馬千二百九十六匹衛之先君兼邶鄘而有之

而馬數過禮制令文公滅而復興徙而能富馬有三千雖非禮制國人美之夫塞故能誠淵故能通誠於已而通於人所以致物之多也唐之國馬惟得一能臣而掌之不數十年而其多過於二百倍由其任職之專也傳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左昭四年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馬杜預云燕代也夫馬必生於邊隅而養於苦寒之地北地故多寒稍遷之中國則莫能壯也三代諸侯之國雖皆有馬以春秋之時考之未若晉之強也左昭四年晉國險而多馬鄭之小駟出於河南故不可乘也左僖十五

年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産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惟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産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脉僨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唐養馬於隴右非獨就其水草之美蓋置之西戎之地以求其徤也凡欲制事得其人而善其法豈有不勝者乎

十四年四月岐王範薨贈謚惠文太子

臣祖禹曰太子君之貳國晉語士蔿曰太子君之貳也唐宋務光傳太子君之貳國之本將以付畀宗廟社稷之重非官爵也而以為贈

何哉雖親愛其弟欲以厚之然不正之禮不足為後法也

十七年八月帝以生日宴百官於花萼樓下源乾曜張說帥百官上表請以每歲八月五日為千秋節布於天下咸令宴樂尋又移社就千秋節

臣祖禹曰太宗不以生日宴樂以為父母劬勞之日也蓼莪詩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乾曜等乃以人主生日為節又移社以就之夫節者陰陽氣至之候不可為也社者國

之大杞不可移也明皇享國既久驕心寖生乾曜說不能以義正君每為諂首以逢迎之後世猶謂說等為名臣不亦異乎

十九年正月王毛仲賜死自是宦官勢益盛高力士尤為帝所寵信嘗曰力士上直吾寢則安故力士多留禁中稀至外第四方表奏皆先呈力士然後奏御事小力士即决之勢傾内外

臣祖禹曰明皇不監石顯之事而寵任力士前石顯傳石顯

弘恭皆少坐腐刑為中黄門以選為中尚書宣帝時任顯為僕射元帝即位顯為中書令是時元帝被疾不親政事以顯中人典事中人無外黨情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小大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皆敬事顯顯巧慧能探人主微指内陰賊持詭辨以中傷人至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跡諸附麗者皆得寵位

使省決章奏以萬機之重委之閹寺失君道甚矣其後李林甫楊國忠皆因力士以進唐李林甫傳武三思女嘗私林甫因高力士出三思家武請以林甫代為相迹其禍亂所從來者漸矣傳曰存亡在所任前劉向傳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人君可不慎其細哉

二十四年武惠妃譖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帝大怒以

語宰相欲皆廢之張九齡諫曰陛下踐阼垂三十年太子諸王不離深宫日受聖訓天下之人皆慶陛下享國久長子孫蕃昌今三子皆已成人不聞大過陛下奈何一旦以無根之語喜怒之際盡廢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揺昔晉獻公聽驪姬之譏殺申生三世大亂漢武帝信江充之誣罪戾太子京城流血晉惠帝用賈后之譖廢愍懷太子中原塗炭隋文帝納獨孤后黜太子勇立煬帝遂失天下由此觀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為

此臣不敢奉詔帝不悅李林甫初無所言退而私謂宦官之貴幸者曰此主上家事何必問外人帝猶豫未決惠妃密使官奴牛貴兒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為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帝帝為之動色為吁故終九齡罷相太子得無動明年將廢太子帝召宰偽切相謀之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宜預帝意乃決

臣祖禹曰明皇三子之廢繫於李林甫之一言其得未廢繫於張九齡之未罷相賢則父子得以相保相

佞則天性滅爲仇讐孝經父子之道天性也置相可不慎哉

二十五年四月監察御史周子諒彈牛仙客非才引讖書爲證帝怒甚命左右㩧於殿庭絶而復蘇仍杖之朝堂流瀼州至藍田而死李林甫言子諒張九齡所薦也貶九齡荆州長史

臣祖禹曰古之殺諫臣者必亡其國明皇親爲之其大亂之兆乎開元之初諫者受賞及其末也而殺之非獨於此而異也始誅韋氏抑外戚唐睿宗紀景雲元年六月壬午

韋皇后弑中宗臨淄郡王隆基率萬騎兵誅韋氏安樂公主鄭厚曰韋后與安樂公主合謀於餅餡中進藥中宗崩睿宗方為相王子臨淄王謀復社稷微服與劉幽求等入向二鼓天星散落如雪幽求曰天意如此時不可失乃攻白獸門斬關初入韋后走入飛騎營有飛騎斬其首安樂公主方照鏡畫眉軍士斬之捕索諸韋在宮中及后親族皆斬之

焚珠玉錦繡唐本紀開元二年七月乙未焚錦繡珠玉於前殿

詆神儇禁言祥瑞唐本紀開元十三年九月丙戌罷奏祥瑞

豈不正哉其終也惑女寵極奢侈求長生悅機祥唐楊貴妃傳開元二十四年武惠妃薨後庭無當帝意者或言妃姿質天挺宜充掖庭召號太真得幸遂專房宮中號娘子儀體與皇后等又天寶九載寶貞符命張均等往求得之時帝遵道教慕長生故所在爭言符瑞羣臣

奏表無虚日本紀賛云自高宗中宗再惟女禍韋氏遂以族滅玄宗親平其亂可以鑑矣而又敗以女子方其勵精政事幾致太平及侈心一動窮天下之欲不足以為樂而溺其所甚愛亡其所可戒至於竄身失國而不悔考其終始之以一人之身而前後相反異其性習之相遠也如此

如此由有所陷溺其心故也可不戒哉

廢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皆為庶人尋賜死七月大理卿徐嶠奏今嵗天下斷死刑五十八大理獄院由來相傳殺氣大盛鳥雀不栖今有鵲巢其樹於是百官以幾致刑措幾平聲上表稱賀帝歸功宰輔賜李林甫爵晉國

公牛仙客豳國公

臣祖禹曰明皇一日殺三子而林甫以刑措受賞譏

諂得志天理滅矣安得久而不亂乎

二十七年二月羣臣上尊號曰開元聖文神武皇帝

臣祖禹曰三皇稱皇五帝稱帝三王稱王豈其德不

足歟名號一而已矣及兼皇帝之號史秦始皇紀秦初并天下廷尉

斯等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

臣等昧死上尊號為泰皇命為制令為詔天子自稱

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

曰皇帝他如議制曰可朕為始皇帝　固已僭矣後

世因而不改以為法後王也漢哀惑於妖讖太初始有陳聖劉太平之號前哀帝太初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韋昭曰數陳聖劉之德周宣驕恣自稱天元北後周宣帝號天元皇帝高宗稱天皇武后稱天后唐高宗上元元年八月壬辰皇帝稱天皇皇后稱天后尊號之興蓋本於開元之際主驕臣諛遂著以為故事使其臣子生而加謚於君父豈不悖哉

二十九年正月帝夢玄元皇帝告云吾有像在京城西南百餘里汝遣人求之吾當與汝興慶宮相見帝遣使

求得於盩厔音戾式質切樓觀山間閏四月迎置興慶宮五月命畫玄元真容分置諸州開元觀

臣祖禹曰中庸曰誠則形形則著記中庸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揚雄曰人心其神矣乎揚問神篇人心其神乎操則存舍則亡人之有夢也蓋亦誠之形而心之神也今夫入無人之室而其心惴焉則或聞肅肅之聲見罔象之形也何心之動也夢亦如是矣昔高宗恭默思道誠心求賢故夢帝賚之良弼果求而得之書說命高

宗夢得説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説命王作書曰以台正於四方台恐德弗類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以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天下説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左右此其心之神也開元之末明皇怠於庶政志求神仙惑方士之言自以老子其祖也玄元皇帝即老子故感而見夢亦其誠之形也自是以後言祥瑞者衆而迂怪之語日聞事並見天寶間諂諛成風姦宄得志而天下之理亂矣人君心術可不慎哉

天寶元年時天下聲教所被之州二百三十一羈縻之

州八百置十節度經畧使以備邊凡鎮兵四十九萬人馬八萬餘匹開元之前每歲供邊兵衣糧費不過二百萬天寶之後邊將奏益兵寖多每歲用衣千二十萬匹糧百九十萬斛公私勞費民始困苦矣

臣祖禹曰海內之地非不廣也生民之財非不多也人君苟能清心以治之恭儉以守之（唐崔殖傳文帝躬履儉約為天下守財）豈有不足之患哉守成之君不能持盈天下（鳧鷖詩太平君子能持盈守成）於其安也而勞之於其富也而刻之是

以天下之禍常基於太平之時至於亂已成而人主猶不悟也豈非好大多欲好呼報切任失其人之咎歟

陳王府法曹參軍田同秀上言見玄元皇帝於丹鳳門外之空中告以我藏靈符在尹喜故宅帝遣使於故函谷關求得之羣臣上表以函谷寶符潛應年號請於尊號加天寶字從之二月饗玄元皇帝於新廟甲午饗太廟丙申合祀天地於南郊改桃林縣曰靈寶田同秀除朝散大夫

臣祖禹曰孟子曰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矣明皇崇老喜僊故其大臣誕小臣欺蓋度其可為而為之也不惟信而惑之又賞以勸之則小人孰不欲為姦罔哉昔漢文一為新垣平所詐而終身不復言神仙之事可謂能補過也

二年三月追尊周上御大夫為先天太皇皐繇為德明皇帝

臣祖禹曰老子之父書傳無見焉取方士附會之說

而追尊加謚不亦誣乎皐陶作士而作史者以為大理既不經矣又以為李氏所出而尊之尤非其族類也唐之先祖出於隴西狄道非有世次可考而必託之上古以耀於民非禮之禮適所以為後世笑也四載正月帝謂宰相曰朕比以甲子日於宫中為壇為百姓祈福朕自草黄素置案上俄飛升天空中語云聖壽延長又朕於嵩山錬藥成以置壇上及夜左右欲收之又聞空中語云藥未須收此日守護達旦乃收之太

子諸王宰相皆上表賀

臣祖禹曰明皇假於怪神以罔天下言之不怍（愧怍也語十四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而居之不疑（語十二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何以使其臣下不為欺乎是率天下而欺巳也昔漢武封太室而從官諂諛言有呼萬歲者（前本紀元封元年春正月詔朕用事華山至于中嶽翌日親登嵩高御史乘屬在廟旁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登禮罔不荅其令祠官加增太室祠）明皇乃自為詐又甚於漢武矣

初武惠妃薨帝悼念不已後宮數千無當意者或言壽

王妃楊氏之美絶世無雙帝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為女冠號太真更為壽王娶左衛郎將韋昭訓女潛内太真宫中不期歲寵遇如惠妃七月冊昭訓女為壽王妃八月冊太真為貴妃

臣祖禹曰衛宣公納伋之妻國人惡之新臺詩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毛氏傳云伋宣公世子宣公為伋娶於齊女而美公奪之生壽及朔惡鳥故切取去聲明皇殺三子又納子婦於宫中用李林甫為相使族滅無罪父子夫婦君臣人之所以立也三綱絶

矣語註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其何以為天下乎

六載十月帝欲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今頓兵其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且厲兵秣馬秣音末俟其有釁然後取之帝意不快將軍董延光自請將兵取石堡城帝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副延光所欲延光怨之李光弼言於忠嗣曰大夫以愛士卒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雖迫於制書實奪其謀也何以

知之令以數萬衆授之而不立重賞士卒安肯為之盡力乎然此天子意也彼無功必歸罪於大夫大夫軍府充牣何愛數萬段帛不以杜其讒口乎忠嗣曰今以數萬之衆爭一城得之未足制敵不得亦無害於國故忠嗣不欲為之今受責天子不過以金吾羽林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黔中上佐忠嗣豈以數萬人命易一官乎延光過期不克言忠嗣沮撓軍計帝怒李林甫因使人誣告忠嗣敕徵入朝貶漢陽太守八載帝使哥舒翰

攻石堡城拔之唐士卒死者數萬果如忠嗣之言

臣祖禹曰王忠嗣可謂賢將矣不為無益害有益書旅

獒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以所得易所亡不顧一身之危而

惜士卒之命其可謂賢將矣然忠嗣知石堡之不可

取莫若固守前議而勿分兵以助延光均之得罪不

亦宜乎既黽勉奉詔予之兵而復撓其謀予音與撓奴教切

使讒人得以藉口豈忠嗣思之未至邪

十二月以高仙芝為安西四鎮節度使自唐興以來邊

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遥領不兼統功名著者往往入為宰相其四夷之將雖才畧如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猶不專大將之任皆以大臣為使以制之及開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為邊將者十餘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子則慶忠諸王宰相則蕭嵩牛仙客始遥領矣蓋嘉運王忠嗣專制數道始兼統矣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為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

下誠以恩洽其心彼必能為朝廷盡死帝悅其言始用安禄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禄山傾覆天下皆出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

臣祖禹曰李林甫巧言似忠明皇故信而不疑然以胡人不知書則不必聰明聖智之主而後能知其謀也明皇蔽於吞滅四夷欲求一切之功是以李林甫得其計以中其欲中竹仲切人君苟不能以義制欲迷而

不復何所不至哉

八載二月引百官觀左藏賜物有差帝以國用豐衍故視金帛如糞壤賞賜貴寵之家無有限極

臣祖禹曰財者天地之所生而出於民之膏血先王知稼穡之艱難（書無逸君子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杼柚之勤勞（杼直呂切盛緯器柚音軸機絲軸也）故取之有制而用之有節明皇暴斂而横費之（横去聲）其不愛惜如此安得無禍乎

帝以符瑞相繼皆祖宗休烈六月上聖祖號曰大道玄

元皇帝上高祖謚曰神堯大聖皇帝太宗謚曰文武大聖皇帝高宗謚曰天皇大聖皇帝中宗謚曰孝和大聖皇帝睿宗謚曰玄真大聖皇帝竇太后以下皆加謚曰順聖皇后十三載二月朝獻太清宮又上聖祖尊號曰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太皇大帝享太廟上高祖謚曰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太宗謚曰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高宗謚曰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中宗謚曰孝和大聖大昭孝皇帝睿宗謚曰玄真大聖大興孝皇帝

以漢家諸帝皆謚孝故也

臣祖禹曰自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謚號惟一而已既稱天以誄之唐韻曰誄銘誄音壘述前人之功德說文曰誄謚也則子孫不可得而改也高宗不師古昔始改祖宗舊謚天寶以後增加復重至繁而不可紀夫祖宗苟有高世之功德則曰文曰武足矣若其無功德而子孫妄加之則是誣之而使天下後世以為譏玩也故夫孝子慈孫之欲顯其親莫若使名副其實而不浮浮過也記表記行之浮於名

則天下心服之矣未聞以謚號繁多為貴也唐之典禮不經經常也亦甚哉

九載十月太白山人王玄翼上言見玄元皇帝言寶仙洞有妙寶真符命刑部尚書張均等往求得之時帝尊道教慕長生故所在争言符瑞羣臣表賀無虚月李林甫等皆請捨宅為觀以祝聖壽帝悦

臣祖禹曰昔秦始皇削平六國六國燕韓魏趙齊楚漢武帝驅攘四夷前禮樂志征討四夷鋭志武功皆雄才之主也及其為方士

之所欺玩無異於嬰兒人君惟恭儉寡慾清虚以居上則邪謟無自而入矣其心一有所蔽鮮不為惑也鮮先典切明皇不正其心故小人爭為幻以惑之幻音患其神明精爽既奪矣此所以養成大亂也

唐鑑卷九

唐鑑卷十

宋 范祖禹 撰
呂祖謙 註

玄宗下

十載帝命有司為安祿山起第於親仁坊敕令但窮壯麗不限財力既成具幄帟器皿（帟音亦）充牣其中雖禁中服御之物殆不及也祿山生日帝及貴妃賜衣服寶器酒饌甚厚後三日召祿山入禁中貴妃以錦繡為大襁

襁裹祿山{襁居兩切}使宫人以綵輿舁{舁與居切}帝觀之喜賜貴妃洗兒金錢復厚賜祿山盡歡而罷自是祿山出入宫掖不禁或與貴妃對食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聞於外帝亦不之疑也

臣祖禹曰昔辛有適伊川見被髪而祭者知其將為戎{左僖二十二年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髪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杜預云辛有周太史伊川周地被髪而祭有象夷狄}明皇不信其子而寵祿山以為戲至使出入宫禁而不疑䙝慢神器亦極矣

豈天奪其明以肇播遷幸蜀之禍基歟何其惑之甚也

十一載户部侍郎王鉷聚斂刻剥鉷胡中切歲貢額外錢帛百億萬貯於内庫以供宫中宴賜曰此皆不出於租庸調去聲中外嗟怨帝以鉷為能富國益厚遇之權寵日盛領二十餘使宅旁為使院文案盈積吏求署一字累日不得前中使賜賚不絶於門雖李林甫亦畏避之鉷弟户部郎中銲凶險不法銲何旦切召術士任海川問我有王

者之相否海川懼亡匿鉷恐事泄捕得殺之王府司馬韋會定安公主之子也話之私庭鉷又殺之銲所善邢縡與右龍武萬騎謀殺龍武將軍以其兵作亂殺李林甫陳希烈楊國忠有告之者帝使鉷捕之鉷意銲在縡所先遣人召之乃捕縡縡格鬬且走禁軍擊斬之國忠言鉷必預謀敕陳希烈與國忠鞫之於是任海川韋會等事皆發鉷賜自盡銲杖死於朝堂鉷子準偁流嶺南尋殺之籍其第舍數日不能徧

臣祖禹曰昔榮夷公好專利厲王悅之召穆公一本作芮良夫知王室之將卑以為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夫利物之所生而天下之所以養人也專之必壅壅則所害者多史周紀厲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榮夷公大夫芮良夫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有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何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夫王人者將以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曰怵惕懼怨之來也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而王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也王不聽卒以榮公為卿士王行

暴虐侈傲國人謗王故凡有利必有害利於己必害於人君子不盡利以遺民遺去聲所以均天地之施也施去聲聖王寧損己以益人不損人而益己記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記大學傳百乘之家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是以興利之臣鮮不禍敗鮮先典切少也自桑弘羊以來未有令終者也令善也令終謂善終前食貨志武帝時桑弘羊洛陽賈人之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言利事析秋毫矣元封元年為治粟都尉領大司農斡天下鹽鐵盡籠天下貨物從之歲小旱上令百官求雨卜式言烹弘羊天乃雨唐世言利始於宇文融唐本傳融廣置使額以侈上心百姓愁怨有司

寢失職自融始其後言利得幸者踵相躡皆本於融云融既流死同上流巖州卒而韋堅楊慎矜王鉷繼起又益甚之唐本傳贊宇文融韋堅楊慎矜王鉷皆開元之幸人也或以括戶取媚或以漕運承恩或以聚貨得倖或以剝下獲寵負勢自用人莫敢違極於楊國忠皆身首異處宗族塗地其故何哉壅利而所害者衆也天下之怨歸之故其惡必復其禍必酷而唐室幾亡其後以劉晏之能猶不免唐本傳楊炎執政貶晏忠州刺史建中元年賜晏死天下以爲冤況其非道者乎必若公劉之厚民公劉詩美公劉之厚於民管仲之富國管仲以魚鹽富齊國李悝之平糴

魏文侯李悝作平糴法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民適足平則止小飢則發小熟所斂中飢則發中熟所斂大飢則發大熟所斂糴之雖遇飢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耿壽昌之常平漢宣帝時耿壽昌白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不為掊克上下皆濟則身享其榮後嗣蒙其慶矣吉凶禍福之效如此可不戒哉

十二載正月帝欲加安祿山同平章事已令張垍草制楊國忠諫而止時垍為太常卿翰林院供奉唐初詔敕皆中書門下官有文者為之乾封以後始召文士元萬

頊范履氷等草諸文詞常於北門候進止謂之北門學士中宗之世上官昭容專其事帝即位始置翰林院密邇禁庭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書畫琴棊數術之士皆處之謂之待詔

臣祖禹曰中書門下出納王命之司也初學記中書令漢武所置出納帝命掌尚書奏事故詔敕行焉明皇始制翰林而其職始分既發號令預謀議則自宰相以下進退輕重繫之矣豈特取其詞藝而已哉釋老之徒方外之士書畫

琴棊數術執伎以事上不與士齒者也而使與文學之臣雜處非所以育材養賢也上失其制下懐其利為之者不亦可羞哉

先是劔南節度使鮮于仲通討南詔蠻大敗於瀘南士卒死者六萬人仲通僅以身免楊國忠掩其敗狀仍敘其戰功六月劔南留後李宓又將兵七萬擊南詔閤羅鳳誘之深入士卒罹瘴疫飢死什七八乃引還蠻追擊之宓被擒全軍皆没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

兵討之前後死者二十萬人

臣祖禹曰管子有言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君門遠於萬里言壅蔽之為害深也管子法令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庭遠於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期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明皇信一楊國忠喪師二十萬而不得知喪去聲以敗為勝其不亡豈不幸哉國忠欺蔽如此而舉朝亦無一人敢以實告君者蓋在位者皆小人無一賢也當是時明皇享

國四十餘年在位共四十六年自以為太平有萬世之安而不知禍亂將發於朝暮由置相非其人也可不戒哉

帝嘗謂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力士對曰臣聞雲南數喪師又邊將擁兵大盛陛下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禍發不可復救何謂無憂帝曰卿勿言朕徐思之自去秋水旱相繼關中大饑楊國忠惡京兆尹李峴不附已以災沴歸咎於峴沴音厲峴乎面反九月貶峴長沙太守帝憂雨傷稼國忠取禾之

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害稼也帝以為然扶風太守房琯言所部水災國忠使御史推之是歲天下無敢言災者高力士侍側帝曰淫雨不已卿可盡言對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賞罰無章陰陽失度臣何敢言帝默然

臣祖禹曰明皇之言未為失也其失者任非其人也誠使朝事付之相如姚宋相去聲邊事付之將去聲如王忠嗣夫復何憂哉而以姦宄為賢能巨猾為忠良是以禍亂成而不自知也自李林甫之時言路塞絶唐李林甫

傳居相位十九年固寵市權欺蔽天子耳目諫官皆持祿養資無敢言者補闕杜璡再上書言政事斥為下邽令因以語動其餘曰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不暇亦何所論君獨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飫三品芻荳一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諍路絕以妄言為實以實言為妖楊國忠知其君之可欺也而欺之公卿大夫百執事之人宴安寵祿諛佞成風大亂將作凡民且能知之而無一人敢言者蓋其君子皆去其立於朝者皆小人也高力士帷幄之臣非有深謀遠慮心知其事而不忍噤默噤巨禁反說文曰口閉也此非其忠義過人蓋朝廷

無賢百官失職而至於宦者言天下之事明皇亦可以悟矣而曾不之省以及於亂不亦宜乎

十五載三月以吳王祇為靈昌太守河南都知兵馬使賈賁前至雍丘有衆二千先是譙郡太守楊萬石以郡降祿山逼真源令張巡使為長史西迎賊巡至真源率吏民哭於玄元皇帝廟起兵討賊吏民樂從者數千人巡選精兵千人西至雍丘與賈賁合

臣祖禹曰明皇之末朝廷無忠賢左右無正人一旦

賊兵起幽薊唐開元十八年以漁陽縣為薊州薊音計中原瓦解中原中國也前徐樂傳書土崩瓦解而顏杲卿首謀常山真卿唱義於中原唐顏杲卿傳安祿山表杲卿為常山太守祿山反杲卿及長史袁履謙潛定策時真卿在平原素聞逆謀陰養死士為拒守計遣盧逖至常山約起兵斷賊北道張介然崔無詖死其城郭唐張介然傳祿山反守陳留介然至屯不三日賊已渡河車騎蹂騰烟塵漫數十里士聞鉦鼓聲皆褫氣不能授甲凡旬六日城陷斬介然於軍門李憕盧奕蔣清死其官守唐李憕傳憕攺東京留守安祿山反玄宗遣封常清募兵東京憕與盧奕達奚珣繕城塹綏士卒將遏賊西鋒祿山度河不數日薄城下憕坐留守府奕守臺城陷祿山鼓而入殺數十人矢着闕門執憕奕及官屬蔣清害

之

賈賁以一尉討賊時為平父尉與張巡事並見上張巡以縣令起兵郭子儀鷹揚於朔方唐本傳祿山反詔子儀充朔方節度使鷹揚言其如鷹鳥之飛揚也周武王時太公亦稱鷹揚故大明詩維師尚父時惟鷹揚李光弼電擊於河北唐本傳光弼代子儀為朔方節度使朔方即河北也電擊言如雷電之擊莫知所至孰謂天下無人乎蓋有之而不用也其後興復唐室卒賴之於忠賢夫國有人則存無人則亡古者萬乘之國有一臣則不可得而亡況忠賢如此其多乎唐之不亡斷可知矣詩云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烈文詩無競惟人四方其

訓之毛氏云競強也訓道也鄭氏云無彊乎惟人賢人也得賢人則國家彊矣故天下諸侯順其所為也

苟得其人則何危亂之有

哥舒翰軍於潼關或説楊國忠曰今朝廷重兵盡在翰手翰若援旗西指於公豈不危哉國忠大懼乃奏潼關大軍雖盛而無後繼萬一失利京師可憂請選監牧小兒三千於苑中訓練使李福德領之乃募萬人屯灞上令杜乾運將之名為禦賊實備翰也翰亦恐為國忠所圖乃表灞上軍隷潼關六月召乾運詣關因事斬之國

忠益懼帝遣使趣翰進兵復陜洛翰奏以為未可國忠
疑翰謀已言翰逗留將失機會帝續遣中使趣之項背
相望翰不得已撫膺慟哭引兵出關與賊將崔乾祐戰
於靈寶西原翰大敗乾祐進克潼關蕃將火拔歸仁等
執翰以降賊

臣祖禹曰楊國忠既激安祿山使之速反以信其言

楊國忠明皇貴妃之從祖兄天寶中妃既進册國忠
亦浸顯三姊皆美帝呼為姨封韓虢秦三國為夫人
出入宫掖恩寵震天下虢國素與國忠亂李林甫死
拜國忠右相先是國忠激祿山反故因再發之欲以

其言為信又促哥舒翰出兵潼關恐其為已不利動為身計不顧社稷之患然所以求全者適足以自族也夫就利避害小人之常也利發於已而不利於人則為之害於國而不害於家則為之自以為得計矣而不知害於國則亦害於家不利於人則亦不利於巳是以自古小人之敗必至於家國俱亡此先王所以戒小人之不可用也明皇以天下安危寄之一相而其人如此安得不傾覆乎

楊國忠首倡幸蜀之策帝然之甲午移仗北内既夕命陳玄禮整比六軍厚賜錢帛選閑廏馬九百餘匹外人皆莫之知乙未黎明帝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楊國忠韋見素魏方進陳玄禮及親近宦官宫人出延秋門妃主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

臣祖禹曰傳曰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況為天下之主乎古者天子廵狩必載廟主而行明皇既不能率其民人城守以待勤王之師必不得已而避

冠出奔猶當告於宗廟諭衆而行為備而動則不至於顛沛矣乃以天子之尊獨與其所愛脫身而逃委其子孫皆碎賊手明皇自取之也自是以後天下有變則京師不守人主先為出計自明皇始其可醜也夫

帝遣宦者王洛卿前行告諭郡縣置頓食時至咸陽望賢宮洛卿與縣令俱逃中使徵召吏民莫有應者日向中帝猶未食楊國忠自市胡餅以獻於是民爭獻糲飯

厲昌反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手掬食之須臾而盡猶未能飽帝皆酬其直慰勞之衆皆哭帝亦掩泣

臣祖禹曰臣民之位上下之等以勢相扶而已矣天子者以一身而寄天下之上所恃者衆心之所戴也合而從之則為人君離而去之則為匹夫天下常治則能保人君之尊亂則衆散衆散則與匹夫何異哉書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書五子之歌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訓云云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先王不

敢自恃如此故其國家可保也明皇享國幾五十年一旦失國出奔自長安至咸陽不四十里而已無食天子之貴四海之富其可恃乎

有老父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亦有詣闕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姦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務延訪忠良以廣聰明蓋為此也臣猶記宋璟為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平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為諱惟阿諛取容是以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

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訴之乎

帝曰此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

臣祖禹曰天寶之亂田夫野人皆能知之而其君不得聞豈不哀哉夫壅蔽之禍至白刄流矢交於前六親不能相保而始覺也不亦晚乎

右玄宗在位四十六年傳位於肅宗寶應元年崩年七十八

唐鑑卷十

唐鑑卷十一

宋 范祖禹 撰
呂祖謙 註

肅宗

至德元載七月甲子帝即位於靈武城南樓尊𤣥宗曰上皇天帝赦天下改元

臣祖禹曰哥舒翰守潼關王思禮請迴兵誅楊國忠翰曰此乃翰反非祿山也翰僨軍降虜(降户江切)固無足

道然其言可為後法肅宗以皇太子討賊至靈武遂自稱帝此乃太子叛父何以討祿山也唐有天下幾三百年唐自高祖武德至昭宣帝天祐凡二百九十年幾平聲由漢以來享國最為長久然三綱不立語疏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無父子君臣之義見利而動不顧其親是以上無教化下無廉耻古之王者必正身齊家以率天下記大學欲齊其家先脩其身其身不正未有能正人者也語十三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唐之父子不正而欲以正萬事難矣其享國長久亦

曰幸哉

帝在靈武文武官不滿三十人披草萊立朝廷制度草創武人驕慢大將管崇嗣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監察御史李勉奏彈之繫於有司帝特原之歎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

臣祖禹曰昔趙襄子有晉陽之難羣臣皆懈惟高共不敢失禮及襄子行賞以共為先史趙世家知伯怒與韓魏之師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羣臣皆有外心禮益慢惟高共不敢失禮襄子懼乃夜

使相張孟同私於韓魏韓魏與合謀以三月丙戌三國反滅智伯共分其地於是襄子行賞高共為上張孟同曰晉陽之難唯共無功襄子曰方晉陽急羣臣皆懈唯共不敢失人臣禮是以先之肅宗之在朔方唐室危如綴旒鄭氏商頌長發詩箋云綴結也旒旌旗之垂者也綴旒喻其易絕以比唐家之危亦如此李勉不以王路夷險易其心夷平也易如字不以君父在草莽而廢其職說文曰草中為莽事君若此可謂忠正之士矣

文部侍郎同平章事房琯琯烏官切喜賓客好談論多引拔知名之士而輕鄙庸俗人多怨之賀蘭進明與琯有隙

言琯專為迂濶大言以立虛名所引用皆浮華之黨真王衍之比也帝由是疎之琯上疏請將兵復兩京帝許之加持節招討西京兼防禦蒲潼兩關兵馬節度使琯請自選參佐悉以戎務委李揖劉秩二人皆書生不閑軍旅琯謂人曰賊曳落河雖多安能敵我劉秩琯分為三軍以中軍北軍為前鋒十月二軍遇賊將安守忠於咸陽之陳濤斜琯效古法用車戰以牛車二千乘乘去聲馬步夾之賊順風鼓譟牛皆震駭賊縱火焚之人畜大

亂官軍死傷者四萬餘人存者數千而已琯自以南軍戰又敗帝聞琯敗大怒李泌為之營救帝乃宥之待琯如初琯惟高簡時國家多難去聲而琯多稱病不朝謁不以職事為意日與劉秩李揖高談釋老或聽門客董庭蘭鼓琴庭蘭以是大招權利明年罷琯為太子太師

臣祖禹曰房琯有高志虛名而無實才肅宗既踈之而猶以為將帥以其能成克復之功是不知其臣也琯以讒見踈而猶以討賊為已任是不量其君也量如

字下同君不知其臣臣不量其君而欲成天下之務易繫辭惟幾成天下之務未之聞也且肅宗任琯而琯任劉秩君臣不知人如此夫安得不敗乎

帝在彭原廨舍隘狹帝與張良娣博打子娣音弟聲聞於外李泌言諸軍奏報停壅帝乃潛令刻乾樹雞為子不欲有聲良娣以是怨泌

臣祖禹曰明皇播遷於蜀肅宗越在草莽解見上段宗廟焚毀社稷丘墟此痛心嘗膽之時也史越世家吳王夫差擊越敗之

越王勾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卧即仰膽飲食亦嘗膽曰女忘會稽之耻邪女音汝嘗膽言嘗其苦

而於軍旅之中與婦人嬉戲豈非以位為樂乎

肅宗之志不及遠矣享國不永此其兆歟

二載四月帝在鳳翔是時府庫無蓄積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空去聲自開府特進列卿大將軍下至中郎郎將聽臨事注名其後又聽以信牒授人官爵以至異姓王者諸有官者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凡應募入軍

者一切衣金紫衣去聲至有朝士僮僕衣金紫而身執賤役者名器之濫至是而極焉

臣祖禹曰傳曰不軌不物謂之亂政左隱五年臧僖伯諫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軌法也官爵者人君所以馭天下不可以虚名而輕用也君以為貴則人貴之君以為賤則人賤之難得而加於君子則貴矣易得而施之小人則賤矣肅宗欲以茍簡成功而濫假名器左成二年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輕於糞土此亂政

之極也唐室之不競強也不亦宜乎

九月廣平王俶郭子儀等大軍收西京初帝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皆歸回紇至是葉護葉攝音下同欲如約俶拜於葉護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為賊固守不可復取矣願至東京乃如約葉護許之十月收東京回紇及西域諸胡縱兵大掠三日軍士為之鄉導府庫及士民之室皆空回紇意猶未厭俶患之父老請率羅錦萬

匹以賂回紇回紇乃止

臣祖禹曰肅宗欲克復唐室苟求天下之賢而與之共天下之功因民之心以討暴逆何患乎賊之不滅而唐之人主好結戎狄以求其援肅宗姑務欲速不為遠謀語十三欲速則不達至使諸胡縱掠與賊無異其失民也不亦甚乎昔武王伐商亦有微盧彭濮書牧誓武王與受戰於牧野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孔安國云八國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國名羌在西蜀髳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漢之南春

秋之時姜戎常佐晉征討皆以中國之師制之使為掎角之助而已[春秋僖三十三年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杜預云姜氏之戎居晉南鄙戎子駒支之先也晉人角之諸戎掎之不同陳故言及掎居錡切]至於後世則倚戎狄以成功也[倚靠也]與之共事未有不為患者也

十二月上皇至咸陽帝備法駕迎於望賢宮上皇在宮南樓帝釋黃袍着紫袍望樓下馬趨進拜舞於樓下上皇降樓[降如字下也]撫帝而泣帝捧上皇足嗚咽不自勝上皇索黃袍自為帝着之帝伏地頓首固辭上皇曰天數

人心皆歸於汝使朕得保餘齒汝之孝也帝不得已受之上皇不肯居正殿曰此天子之位也帝固請自扶上皇登殿尚食進食帝品嘗而薦之將發行宫帝請為上皇習馬而進之上皇上馬帝親執鞚行數步上皇止之帝乘馬前引不敢當馳道上皇謂左右曰吾為天子五十年未為貴今為天子父乃貴耳

臣祖禹曰肅宗以皇太子討賊遂自立於靈武不由君父之命而有天下是以不孝令也及其迎上皇於

望賢宫百姓皆注耳目則辭帝服避馳道屑屑焉為末禮以眩耀於衆豈其誠乎况其終也用婦言而保奸謀遷其父於西宫卒以憤鬱而殞事親若此罪莫大焉唐張庶人傳乾元初立為后稍豫政事與李輔國相倚多以私謁撓權與輔國謀徙上皇西内端午日帝召山人李唐帝方擁幼女顧唐曰我念之無怪也唐曰太上皇今日亦當念陛下帝泣然涕下而制於后卒不敢謁西宫事亦見下上元二年又李輔國傳輔國妄言於帝曰太上皇居近市交通外人願徙入禁中帝不寤上皇謂力士曰吾兒用輔國謀恐不得終孝矣會帝屬疾輔國即詐言皇帝請上皇案行宫中馳奏曰陛下以興慶宫湫隘奉迎乘輿還宫中太上還西内自是怏怏不豫至棄天下且

臨危則取大利居安則取小節以是為孝亦已悖矣

孟子曰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

問無齒決孟子盡心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此之謂不知務緦麻三月服放飯流歠皆飲食大嚼齒決齒中餘肉謂既不能念三年之喪而察察於緦麻三月小功五月既放飯流歠為大嚼而計較於齒中餘肉皆致其小忘其大者喻肅宗不念上皇而愛其公主其肅

宗之謂乎

乾元元年六月史思明既降戶江切下同李光弼以思明終

當叛亂而烏承恩為思明所親信陰使圖之又勸帝以

承恩為范陽節度副使賜阿史那承慶鐵券令共圖思明帝從之會承恩入京師帝使内侍李思敬與之俱至范陽宣慰承恩謀泄思明責之承恩謝曰此皆李光弼之謀也思明乃集將佐吏民向西大哭曰臣以十三州十萬衆降朝廷何負陛下而欲殺臣遂殺承恩連坐死者二百餘人囚思敬表上其狀帝遣中使慰諭思明曰此非朝廷與李光弼之意皆承恩所為殺之甚善

臣祖禹曰王者所以威服海内惟其有信與義而已

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自立於鄉黨況人主而為不信天下其誰從之肅宗既納史思明之降加以爵命於時未有逆亂之節也李光弼為國元帥職在禦侮知其有不臣之志終為背叛言於君而備之可也待其發而誅之可也乃使傳語之臣陰與其黨為盜賊之計不亦辱王命乎若事之捷（勝也）則反側之人（反側不正貌）誰不懷懼事之不捷適足以長亂（長丁丈切）非所以弭亂也（弭止也）既失信於已降之虜又歸罪于死事之臣

欲以服天下奸雄之心奸與姦同豈不難哉

九月命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帝以子儀光弼皆元勲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之名自此始明年三月九節度之師六十萬潰於相州

臣祖禹曰夙沙衛殿齊師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左襄十八年叔向告晋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杜預云奄人殿師故以為辱殿丁練切軍後曰殿

夫以諸侯之師使閹人監之猶以為辱況天子之師而使宦者為之主帥乎是辱天下之衆也且慶緒窮虜郭李不世出之將也使朝恩節制之猶不免於敗則庸人可知矣肅宗初復兩京舉六十萬之衆而棄之其不亡亦幸哉

上元元年十一月淮西節度使王仲昇惡宋州刺史劉展使監軍邢延恩入奏展倔彊不受命名應謡讖請除之延恩因說帝曰展與李銑一體之人今銑誅展不自

安不去之恐為亂然展方握强兵請除展江淮都統代
李峘俟其釋兵赴鎮中道執之此一夫力耳帝從之以
展為江淮都統三道節度使密敕李峘鄧景山圖之延
恩授展制書展疑之延恩乃馳詣廣陵與峘謀解印節
以授展展舉宋州兵七千趨廣陵延恩知展巳得其情
還奔廣陵與李峘鄧景山發兵拒之移檄州縣言展反
展亦移檄言峘反使其將擊景山景山衆潰延恩奔壽
州展引兵入廣陵峘悉鋭兵守京口聞展將至軍自潰

峘奔宣城展陷潤州昇州十二月陷蘇州常州湖州泗州宣州濠楚舒和滁廬等州初帝命平盧兵馬使田神功將所部精兵三千屯任城鄧景山既敗與邢延恩奏乞敕神功救淮南未報景山遣人趣之且許以淮南金帛子女為賂神功討展展敗神功入廣陵及楚州大掠殺商胡以千數城中穿掘略徧明年擊展斬之平盧軍大掠十餘日安史之亂兵不及江淮至是其民始罹荼毒矣

臣祖禹曰邢延恩一言而朝廷信失藩臣背叛江淮數千里罹塗炭之患書仲虺之誥民墜塗炭孔安國云民之危險若陷泥墜火無救之者甚矣小人之交亂四國也肅宗不明有以來讒慝之口豈特一延恩之罪哉

二年五月初李輔國與張后同謀遷上皇於西内是日端午山人李唐見帝帝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御勿怪也唐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帝泫然泣下然畏張后尚不敢詣西内

臣祖禹曰陽失其所以為陽則制於陰剛失其所以為剛則困於柔君與夫為陽為剛臣與婦為陰為柔肅宗見制於輔國張后故為陽制於陰剛困於柔肅宗不君故制於小人女子不能斷疾而反畏之欲見其父而且不敢其況能保四海乎

九月制去尊號但稱皇帝去年號但稱元年以建子月為歲首月皆以所建為數音疏因赦天下

臣祖禹曰肅宗信禳祈之小數以為更制改號更亦改平聲可以致福而弭禍弭除也夫畏鬼神聽巫覡者匹婦

之愚也男巫曰巫女巫曰覡覡胡狄切以天下之君為之不亦異哉

寶應元年建巳月楚州刺史崔侁表稱有尼真如恍惚登天見上帝賜以寶玉十三枚云中國有災以此鎮之羣臣表賀甲寅上皇崩帝疾轉劇乃命太子監國甲子制改元復以建寅月為正月月數皆如舊赦天下丁卯帝崩

臣祖禹曰昔堯命重黎絕地天通書呂刑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蓋惡神人雜糅巫覡矯妄而誣天罔民也後世主

昏於上民迷於下黷亂天下無所不有肅宗父子不相信妖由人興故奸偽得以惑之獲寶不一月而二帝崩吉凶之驗亦可睹矣

帝疾篤張皇后與太子謀誅李輔國太子不可后乃召越王係諭之授甲於長生殿程元振知其謀密告輔國以兵送太子於飛龍廐輔國元振夜勒兵三殿收捕越王係及宦官等百餘人遷后於別殿帝在長生殿使者逼后下殿使去聲并左右數十人幽於後宮宦官宮人皆

驚駭逃散帝尋崩輔國等殺后并係及兗王僩

臣祖禹曰李輔國本飛龍馬家皂隷之流唐本傳輔國以閹奴為閑廐小兒肅宗尊寵而任之委之以政授之以兵明皇以憂崩已以駭歿張后二王以戮死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此近小人之禍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初帝召山南東道節度使來瑱赴京師瑱音鎮瑱諷將吏上表留之行及鄧州復令還鎮荆南吕諲諲音因淮西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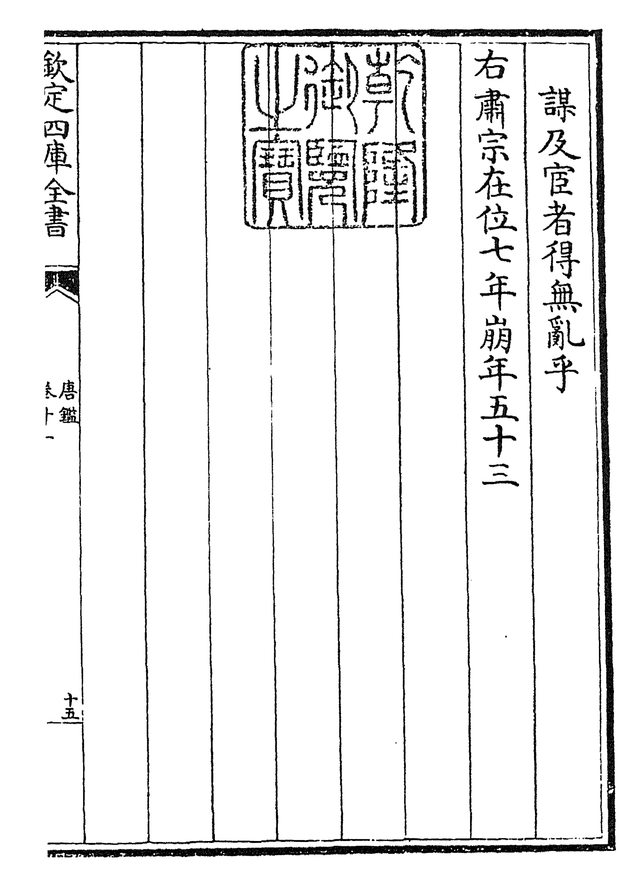
仲昇及中使往來者言瑱曲收衆心恐久難制帝乃割商金均房別置觀察使令瑱止領六州行軍司馬裴茙謀奪瑱位茙音戎密表瑱倔彊難制倔渠勿切請以兵襲取之帝以為然乃以瑱為淮西河南十六州節度外云寵任實欲圖之密敕以茙代瑱為襄鄧等州防禦使瑱聞徙鎮大懼又諷將吏留已代宗欲姑息無事復以瑱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裴茙既得密敕即率麾下二千趣襄陽趣與趨同瑱以兵逆之逆迎也問所以來對曰尚書不受朝命

故來若受代謹當釋兵瑱曰吾已蒙恩復留鎮此因取敕及告身示之茙驚惑瑱與薛南陽縱兵夾擊大破之追擒茙於申口送京師賜死

臣祖禹曰肅宗信讒黜陟不明以藩鎮為餌欲誘反側之臣故劉展叛於前來瑱亂於後皆朝廷易置（易如字）不以其道故也且瑱未失臣節而行裴茙簒奪之謀使茙克瑱而代其位不若瑱跋扈之為愈也（跋扈強梁之稱扈音户）夫藩臣倔彊阻兵得一賢相足以制之肅宗

謀及宦者得無亂乎

右肅宗在位七年崩年五十三



唐鑑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唐鑑卷十二至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録監生臣莊承智

唐鑑卷十二

宋　范祖禹　撰

吕祖謙　註

代宗

廣德元年閏正月以史朝義降將薛嵩為相衛邢洺貝磁六州節度使田承嗣為魏博德滄瀛五州都防禦使李懷僊仍故地為幽州盧龍節度使時河北諸州皆已降嵩等迎僕固懷恩拜於馬首乞行間自效懷恩亦恐

賊平寵衰故奏留嵩等及李寶臣分帥河北自為黨援

朝廷亦厭苦兵革茍冀無事因而授之

臣祖禹曰僕固懷恩既平河北而除惡不絶其本復留賊黨以邀後功亦由任蕃夷為制將故也唐失河北實自此始使郭李為將其肯遺國患乎遺去聲

六月禮部侍郎楊綰上疏論進士明經之弊請令縣令察孝廉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者薦之於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任各占一經朝廷擇儒學之士問經義二十

條對策三道上第即注官中第得出身下第罷歸左丞賈至議以為自東晉以來人多僑寓士居鄉土百無一二請兼廣學校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勑禮部具條目以聞七月綰上貢舉條目秀才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五道國子監舉人令博士薦於祭酒試通者升之於省如鄉貢法明法委刑部考試或以為明經進士行之已久不可遽改事雖不行識者是之

臣祖禹曰自三代以後取士之法不本於鄉里學校

三代以前以鄉舉里選取士記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於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至唐而其弊極矣惟楊綰貢舉之議最為近古可行而卒為庸人沮止況先王所以致治之具欲舉而措之天下不亦難乎

二年二月僕固懷恩叛其子瑒為其衆所殺傳首詣闕羣臣入賀帝憯然不悅曰朕信不及人致勲臣顛越深

用為愧又何賀焉命輦懷恩母至長安給待優厚月餘以壽終以禮葬之功臣皆感歎帝之幸陝也李光弼竟遷延不至帝恐遂成嫌隙其母在河中數遣中使存問之吐蕃退除光弼東都留守以察其去就光弼辭以就江淮糧運引兵歸徐州帝迎其母至長安厚加供給使其弟光進掌禁兵遇之加厚

臣祖禹曰傳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左莊十一年臧文仲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代宗之責己也厚其待人也

恕韓原毁古之君子其責已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恕而誠不能感物何哉賞罰無章而善善惡惡不明上下之情不通讒巧得行於其間故也是以有功者不自保無罪者恐見誅以恩加人而人不親以信示人而人益疑紀綱壞亂恩威不立為唐世姑息之主記檀弓小人之愛人也以姑息鄭氏云息猶安也言苟容取安也由不得其道也

大歷五年十一月元載以李泌有寵於帝忌之與其黨攻之不已會江西觀察使魏少游求參佐帝謂泌曰元

載不容卿朕令匿卿於魏少游所俟朕決意除載當有信報卿可束裝來也乃以泌為江西判官且屬少游使善待之

臣祖禹曰代宗以萬乘之主不能庇一臣而匿之於遠藩既相元載知其不可則退之而已矣乃欲稔其惡而誅之稔熟也且載方見任而與泌密除載然則人臣誰敢自保皆非人君之道此天下所以多亂也

六年八月帝厭元載所為思得士大夫之不阿附者為

腹心漸收載權内出制書以浙西觀察使李栖筠為御史大夫宰相不知載由是稍絀音屈

臣祖禹曰代宗知元載之惡欲罷其相位一言而已可也誰敢不從且載所以方命專政者挾君以為重也君去之則失其所恃何惡之能為乃立黨自助以傾其相視之如敵國敵匹也相匹敵之國如春秋時秦晉之類主勢不已卑乎代宗

九年三月以皇女永樂公主許妻魏博節度使田承嗣

之子華帝意欲固結其心而承嗣益驕慢

臣祖禹曰齊景公涕出而女於呉以為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絶物也孟離婁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絶物也涕出而女於呉女去聲齊與呉皆列國也後世且猶羞之代宗德不足以柔服刑不足以御姦以天子之尊而以女許嫁叛臣之子苟欲姑息而反以納侮君道卑替亦已甚矣此公卿大臣之耻也

十年十月諸鎮討田承嗣帝嘉李寳臣之功遣中使馬

承倩齎詔勞之將還寶臣自詣其館遺之百縑承倩詬罵擲出道中寶臣慙其左右兵馬使王武俊說寶臣曰令公在軍中新立功豎子尚爾況寇平之後以一幅詔書召歸闕下一匹夫耳不如釋承嗣以為巳資寶臣遂有玩寇之志

臣祖禹曰齊寺人貂漏師于多魚左僖公二年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杜預云寺人内閹官豎貂也多魚地名齊桓多嬖寵内則如夫人者六人外則幸豎貂易牙之等終以此亂國傳言貂於此始被貴寵漏泄桓公軍事為齊亂張本　夙沙衛殺馬以塞道

而殖綽郭最見獲左襄十八年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為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顧曰為私誓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以宦寺敗國喪師喪去聲承倩一怒寶臣而諸鎮解體巨猾逋誅終唐之世不能取魏其為害也過於寺人貂夙沙衛遠矣

十二年元載伏誅楊綰為相綰性清簡儉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

京兆尹黎幹騶從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撤之

臣祖禹曰上之化下如風之靡草也語十二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靡亦偃楊綰以清名儉德為相而天下從之如此況人君能正已以先海内其有不率者乎是以先王必正其心脩其身而天下自治記大學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孟離婁云此之謂也

是秋霖雨河中府池鹽多敗戶部侍郎判度支（度徒諾切）韓滉恐鹽戶減稅奏雨雖多不害鹽仍有瑞鹽生帝疑其不然遣諫議大夫蔣鎮往視之京兆尹黎幹奏秋霖損稼滉奏幹不實帝令御史案察奏所損凡三萬餘頃渭南令劉澡阿附度支稱縣境田獨不損御史趙計奏與澡同帝曰霖雨溥博豈得渭南獨無更命御史朱敖視之損三千餘頃帝歎息久之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乃不仁如是乎貶澡南浦尉計澧州司戶而不

問滉蔣鎮還奏瑞鹽實如滉所言仍上表賀請宣付史臣并置神祠錫以嘉名帝從之賜號寶應靈慶池時人醜之

臣祖禹曰代宗責縣令職在字人無恤隱之心隱惻也而阿黨權勢黜之當矣韓滉掌邦計之臣滉判度支故云掌邦計敢為面欺乃置而不問是刑罰止行於卑賤而不行於貴近也蔣鎮以諫官受委覆實而共為姦罔人主卒受其欺廷臣亦無敢言此二臣者豈非以其君

雖欲恤民而卒歸於好利受佞可以蒙蔽故敢行詐而無所忌憚也是以雖有仁心而民不被其澤孟離婁令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政天下愈受其弊由賞罰不平聽任不明故也且在縣令與御史則始疑而終察之在户部與諫官則始疑而終信之其為欺一也明於疎遠而眩於貴近是朝廷無公道也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書洪範五皇極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若代宗者其何責焉

十四年五月德宗即位在亮陰中動遵禮法閏月詔罷省四方貢獻之不急者罷梨園使及樂工三百餘人又詔天下無奏祥瑞及獻珍禽奇獸怪草異木内莊宅使上言諸州有官租萬四千餘斛帝令分給所在充軍儲放諸國所獻馴象於荆山之陽凡四十有二及豹貀貀女猾切鬬雞獵犬之類悉縱之又出宫女數百人於是中外皆悅淄青軍士至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

臣祖禹曰德宗即位之初思致太平知天下厭代宗

之政滌其煩穢決其底滯四海之内聞風震悚以爲不世出之主也唐太宗紀贊至治之君不世出不數年而致大亂何哉燭理不明而所任非人求欲速之功役其獨智而不本於人情故也前鼂錯傳策三王計安天下必本於人情孟子曰其進鋭者其退速其德宗之謂乎

代宗優寵宦官奉使者不禁其求取嘗遣中使賜妃族還問所得頗少代宗不悦以爲輕我命妃懼遽以私物償之由是中使公求賂遺無所忌憚宰相常貯錢於閤

中每賜一物宣一吉無徒還者出使所歴州縣移文取
貨與賦稅同皆重載而歸德宗素知其弊及即位遣中
使邵光超賜李希烈旌節希烈贈之僕馬及縑七百匹
黄茗二百斤帝聞之怒杖光超六十而流之於是中使
之未歸皆潛棄所得於山谷雖與之莫敢受
臣祖禹曰代宗寵宦者而縱之受賂雖為蠹政其害
未大也德宗矯其失而深懲之豈不明哉然其終也
舉不信羣臣惟宦者之從至委以禁兵持天下之柄

而授之唐劉貞亮傳德宗貞元末宦人領兵附順者益衆宦者傳序德宗懲艾泚賊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宦者主之置中護軍尉中護軍分提禁兵是以威柄下遷政在宦人舉手伸縮便有輕重其後人主廢置於其手如王守澄弒憲宗於中和殿立穆宗楊復恭立昭宗自稱國老奈負心門生何之類則其為害又甚於代宗何其明於知父之失而闇於知已之非乎昔者明王欲立天子既得位乃廢定策改其先君之過者殆不然故夫德宗即位之初凡深矯代宗之政者愚人以為喜而哲人以為憂蓋出於一時之鋭而無忠信誠慤之心以守之記檀弓苟無忠信誠慤之

心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未有不甚之者也

右代宗在位十八年崩年五十三

德宗一

建中元年正月始用楊炎議約百姓丁産定等級作兩稅法比來新舊徵科色目一切罷之二稅外輒率一錢者以枉法論

臣祖禹曰立法者其始未嘗不廉而終於貪出令者其始未嘗不戒而終於廢法令者人君為之而與天

下共守之者也唐李乾祐法令者與天下共之苟朝廷自不守其法則天下其誰守之德宗之政名廉而實貪故其令始戒而終廢其初禁暴非不嚴也而刻剝之令紛然繼出天下不勝其弊勝平聲蓋法雖備具而意常誅求人君用意出於法外天下之吏奉朝廷之意而不奉其法遂意有罪奉法無功是以法雖存而常為無用之文也德宗

帝初即位疎斥宦官親任朝士而張涉以儒學入侍薛

邕以文雅登朝繼以贓敗宦官武將得以藉口曰南牙文臣贓動至巨萬而謂我曹濁亂天下豈非欺罔邪於是帝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

臣祖禹曰德宗之不明豈足與有為哉二臣以贓敗而疑天下之士皆貪何其信小人之深而待君子之淺也舜不以朝有四凶而不舉元凱左文十八年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人謂之八凱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忠肅共懿宣慈惠和謂之八元舜舉八凱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舉八元敷五教於四方四凶謂共工驩兜三苗鯀周不以家有

管蔡而不封懿親管叔蔡叔周武王弟夫以失於一人而不入聲取於衆是以噎而廢食也已則不明不能求賢卒委宦者以為腹心乃疑朝士皆不可倚仗不自知其蔽也

二年二月以御史大夫盧杞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杞陰狡欲起勢立威小不附已者必欲寘之死地引太常博士裴延齡為集賢直學士親任之

臣祖禹曰君子與小人莫不引其類而聚於朝前劉向傳

封事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人君得一賢者而相之為相者舉其類而進之後之進者亦舉其類繼之者莫非賢也其國未嘗無人焉則是得一賢而百姓被其德澤者數十年而未已也其任小人也豈特一時之患哉亦舉其類而進之後之進者亦舉其類繼之者莫非小人也是以任一不肖而天下被其災害者亦數十年而未巳焉德宗既相盧杞而杞復引延齡以為助則其國政可知矣盧杞相於建中之初而延齡用於

正元之後是始終之以小人也故德宗之時賢人君子常阨窮而道不得行由小人彙進而不已也彙類也

人君置相可不慎哉

三年四月帝遣中使發河朔三鎮兵討田悅王武俊不受詔執使者送朱滔滔言於衆曰將士有功者吾奏求官勲皆不遂今欲與諸君共趨魏州擊破馬燧以取溫飽何如皆不應三問乃曰幽州之人自安史之反從而南者無一人得還今其遺人痛入骨髓况太尉司徒皆

受國寵榮將士亦各蒙官勲誠且願保目前不敢更有僥覬滔默然而罷乃誅大將數十人厚撫循其士卒帝聞之以力未能制滔賜滔爵通義郡王冀以安之滔反謀益甚分兵營於趙州劉怦以書諫止之滔不從遣人誘張孝忠孝忠拒之滔將兵發深州至束鹿將行士卒忽大亂諠譟曰天子令司徒歸幽州奈何違勑南救田悅滔大懼走匿蔡雄等矯傳滔令諭士卒曰今兹南行乃為汝曹非自為也衆乃共殺勑使又呼曰雖知司

徒此行為士卒終不如且奉詔歸鎮雄復諭之衆然後定滔即引軍還深州密令訪察唱亂者得二百餘人悉斬之乃復引兵而南衆莫敢前郤

臣祖禹曰民皆有常性書湯誥惟皇上帝降衷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飢食渴飲以養其父母妻子而終天年此人情之所欲也豈樂為叛而況其族哉然自古治少而亂多由上失其道而民不知所從語十九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故姦雄得以詭其衆而用之也天寳以後幽薊為反逆之區中

國視之無異戎狄朱滔劫其民如此不得已而後從之亦足見其本非好亂也君人者可以省已而脩政矣詩序曰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六月詩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先王不以罪四夷而咎中國反求諸已自脩而已矣孟公孫丑反求諸已而已矣人君茍行仁政使民親其長愛其上孟梁惠下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驅之為亂莫肯從也姦雄豈得而詐之哉

時兩河用兵月費百餘萬緡府庫不支數月太常博士

韋都賓陳京建議以為貨利所聚皆在富商請括富商錢出萬緡者借其餘以供軍計天下不過借一二千商則數年之用足矣帝從之詔借商人錢令判度支條上判度支杜佑大索長安中商賈所有貨意其不實輒加搒捶人不勝苦有縊死者長安囂然如被寇盜計所得纔八十餘萬緡又括僦櫃錢凡蓄積錢帛粟麥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窖百姓為之罷市相帥遮宰相馬自訴以千萬數盧杞始慰諭之勢不可遏乃疾驅自他道

歸計悉借商所得二百萬緡人已竭矣

臣祖禹曰人君用天下之力取天下之財征伐不庭以一海內所以保民也而兵革既起未嘗不虐其民暴斂之害甚於寇盜寇盜害民之命而暴斂失民之心害民命者君得而治之君失民心則不可得而復收也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記檀弓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哭也一似重憂者而曰然昔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識音志借商之事可見

矣議者必曰不有小害不得大利不有小殘不成大功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是以人主甘心焉而卒致大亂此不可以不戒

帝初即位崔祐甫為相務崇寬大故當時以為有貞觀之風想望太平及盧杞為相知帝性多忌因以疑似離間羣臣勸帝以嚴刻御史中外失望

臣祖禹曰德宗性本猜克克當作刻唐本傳德宗猜忌刻薄以彊明自任故小人易入用崔祐甫則治用盧杞則亂祐甫輔之

以寬大固益其德矣杞輔之以嚴刻則合其性焉由其本猜克故也當其即政之始勵精求治（舊本紀史臣曰帝初摠萬機勵精治道）猶能任賢一為小人所指導而終身不復使祐甫用於貞元之後亦豈得行其志哉

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奏本道稅錢每千請增二百五月詔他道皆如淮南又鹽每斗價皆增百錢十一月加少遊同平章事

臣祖禹曰少遊重斂加賦以媚上求寵此民賊也德

宗推其法於天下而以宰相賞之是以百吏承風競為刻剝民不勝困以至大亂夫以天官賞民賊孟子告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安得無顛覆之禍乎

唐鑑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卷十三

宋 范祖禹 撰

呂祖謙 註

德宗二

建中四年正月闗播薦李元平有將相之器帝擢元平為汝州别駕李希烈襲陷汝州捕之偽署御史中丞播聞之詫曰元平事濟矣謂必覆賊而建功也左右笑之無何賊偽署為宰相有告其貳者元平斷一指自誓帝

患希烈問計於盧杞杞惡顔真卿對曰真卿為四方所信使宣慰希烈可不勞師旅而服帝以為然命真卿宣慰希烈為希烈所留真卿叱責之竟為希烈所殺

臣祖禹曰闗播薦李元平盧杞陷顔真卿宰相之所好惡如此其事暴於天下也（暴露）非難見也而德宗不知惟其不好直而好佞（好呼報切）所以蔽也相非其人欲不亂其可得乎

五月初行稅間架除陌錢法時河東澤潞河陽朔方四

軍屯魏縣神策永平宣武淮南浙西荆南江西沔鄂湖南黔中劍南嶺南諸軍環淮寧之境（沔彌兗切）舊制諸道軍出境則仰給度支（度徒各切）帝優恤將士每出境加給酒肉本道糧仍給其家一人兼三人之給故將士利之各出境纔踰境而止月費錢百三十餘萬緡常賦不能供判度支趙贊乃奏行二法所謂稅間架者每屋兩架者為間上屋稅錢二千中稅千下稅五百吏執筆握筭入人室廬計其數或有宅屋多而無宅資者出錢動數百緡

敢匿一間杖六十賞告者錢五十緡官所謂除陌錢者公私給與及賣買每緡官留五十錢給宅物及相貿易者約錢為率敢隱錢百杖六十罰錢二千賞告者錢十緡其賞錢皆出坐事之家於是愁怨之聲聞於遠近

臣祖禹曰易剝之六四曰剝牀以膚凶易曰剝牀以膚凶象曰剝牀以膚何可長也夫牀者膚之所依也剝牀不已必害於膚剝民不已必害於君故象曰切近災也見上註德宗有平一海內之志而求欲速之功語十三欲速則不達不務養民

而先用武軍食不足則暴征橫斂以繼之民愁兵怨激而成亂自古不固邦本而攻戰不息者（書五子之歌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必有意外之患此後王之深戒也

八月翰林學士陸贄以兵窮民困恐別生內變乃上奏其略曰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又曰無紓目前之虞（紓音舒）或興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財者人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榦顛瘁矣又曰人搖不寧事變難測是以兵

貴拙速不尚巧遲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為乃禍之所起也又論關中形勢畧曰今關輔之間與發已甚宮苑之内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負固邊壘誘致豺狼或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贄請追還神策六軍明敕涇隴邠寧但令嚴備封守仍令更不徵發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罷京城及畿縣間架等雜税則冀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寧人心不揺邦本自固帝不能用

臣祖禹曰賢者之知國如良醫之知疾察其形以為病色視其脉理而識死生之變不待其顛仆而後以為病也仆音赴陸贄論用兵之致亂如著龜之先見何其智哉夫豈如瞽史之知天道乎亦觀其事而知之也非獨如贄之賢者能知之意天下之凡民亦必有知之者惟人君不覺也天下之患在於人莫敢言而君不得知言之而不聽則末如之何也必亂而已矣

李希烈圍襄城危急帝發涇原等諸道兵救之十月涇

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師軍士冒雨寒甚多攜子弟而來冀得厚賜遺其家既至一無所賜發至滻水詔京兆尹王翃犒師唯糲食菜餤衆怒蹴而覆之遂作亂還趨京城百姓狼狽駭走賊大呼告之曰汝曹勿恐不奪汝商貨僦質矣不税汝間架陌錢矣

臣祖禹曰昔秦逐匈奴戍五嶺而陳勝起大澤前張耳陳餘傳耳餘為左右校尉至諸縣說其豪傑曰秦為亂政北為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云云使天下父子不相聊令陳王奮臂為天下倡始莫不嚮應隋伐突厥高麗而楊玄感亂

黎陽自古攻戰不已傾國以外向者必召内患民疲而本揺故也襄城之危德宗以為至憂故竭天下之力以救之而不知大盜之覆都邑譬之欲除疥而疾潰於腹心欲救四支而禍發於頭目兵革既起天下之變其可勝慮乎

初神策軍使白志貞掌召募禁兵東征死亡者志貞皆隱不以聞但受市井富兒賂而補之名在軍籍受賜而身居市廛為販鬻司農卿段秀實上言禁兵不精其數

全少猝有患難將何以待之不聽至是帝召禁兵以禦賊竟無一人至者帝乃出幸奉天

臣祖禹曰周公作立政以戒成王自左右常伯至於綴衣虎賁皆選忠良而勿以憸人書立政周公作立政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云云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是時齊侯呂伋掌天下之兵故康王之立太保命仲桓南宮毛取二干戈虎賁百人以逆周家以為天子心膂爪牙者太公之子也書顧命王崩太保命仲桓

南宫毛俾爰齊侯吕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其發之也以宰相之命二諸侯往焉慎重如此王室其可亂乎晉悼公使弁糾御戎荀賓為右使訓諸御知義羣騶知禮故可用也左氏傳至漢之時宿衛者猶以忠力之臣與公卿之子蓋古之遺法也夫以天子之尊必使諸侯與天下之賢者共扞衛之訓其徒旅使知禮義不如是不足以為固也後世苟簡人君多疑寧與小人而不與君子德宗之世所任尤非其人至於變起京邑而

無一卒之衛其後懲前之失委之宦者而其禍愈深夫聚天下不義之人使執利器而環天子之居不以付之忠賢臣是以知後世人主之不尊國家之無法也

翰林學士姜公輔叩馬言曰朱泚嘗為涇帥坐弟滔之故廢處京師臣嘗謂陛下既不能推心待之則不如殺之毋貽後患今亂兵若奉以為主則難制矣請召使從行帝倉卒不暇用其言曰無及矣既而姚令言與亂兵

謀果迎泚而立之帝初至奉天詔徵諸道兵入援有上言朱泚為亂兵所立且來攻城宜早脩守備盧杞切齒言曰朱泚忠貞羣臣莫及奈何言其從亂傷大臣心臣請以百口保其不反帝亦以為然又聞羣臣勸泚奉迎乃詔諸道援兵至者皆營於三十里外姜公輔諫曰今宿衛軍寡防慮不可不深若泚竭忠奉迎何憚於兵多如其不然有備無患帝乃悉召援兵入城盧杞及白志貞言於帝曰臣觀朱泚心迹必不至為逆願擇大臣入京

城宣慰以察之帝以問從臣皆畏憚無敢行金吾將軍
吳溆獨請行既至為泚所殺鳳翔後營將李楚琳嘗事
朱泚夜與其黨作亂殺節度使張鎰始帝以奉天迫隘
欲幸鳳翔户部尚書蕭復遽請見曰陛下大誤鳳翔將
卒皆朱泚故部曲其中必有與之同惡者臣尚憂張鎰
不能久豈得以鑾輿蹈不測之淵乎帝曰吾行計已決
試為卿留一日明日聞鳳翔亂乃止是月以復為吏部
尚書公輔為諫議大夫並同平章事朱泚自將逼奉天

十一月靈武留後杜希全等四軍入援將至上召將相議道所從出關播渾瑊曰漠谷道險狹恐為賊所邀不若自乾陵北過附栢城而行營於城東北雞子堆與城中掎角相應掎居綺切偏引也且分賊勢盧杞曰漠谷路近若為賊所邀則城中應接可也倘出乾陵恐驚陵寢渾瑊曰自泚圍城斬乾陵松栢以夜繼晝其驚多矣今城中危急諸道救兵未至惟希全等來所繫非輕若得營據要地則泚可破也杞曰陛下行師豈比逆賊若令希全

等過自驚陵寢也帝乃命希全等自漠谷進希全等果為賊所邀死傷甚衆城中出兵應接為賊所敗是夕四軍潰退保邠州泚攻益急

臣祖禹曰人君如欲知其臣聽其言而以事驗之則忠邪賢不肖可得而見矣姜公輔策朱泚必反蕭復言鳳翔必亂見幾知變何其明也盧杞以百口保泚請遣大臣宣慰而吳溆没於賊又誤援軍奉天益危宰相謀國乖剌如此則其人可知矣奉天之守實公

輔與復是賴德宗雖以為相不旋踵而疎斥之踵足後也

杞幾亡社稷幾平聲至死猶以為賢自古臨禍難而不

悟難去聲鮮有如德宗者也鮮上聲

朱泚僭號大秦皇帝置百官以樊系為禮部侍郎系為

泚譔册文既成仰藥而死

臣祖禹曰司馬遷有言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

死者難使樊系能拒朱泚不作册文而死豈不為忠

臣乎而文成乃死是亦為逆而已矣惜哉其為忠與

逆在於作與不作而已系之不敢拒泚不過畏死而怯耳而卒不免於死其愚豈不甚哉能死而不能拒泚此特臧獲婢妾之引決者耳引決自經也非能勇也士有不幸而身處危亂者其亦視此以為戒哉

朱泚攻圍奉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盡帝嘗遣健步出城覘賊覘癡廉切視也其人懇以苦寒為辭跪奏乞一襦袴上音儒下音跨帝為之尋求不獲竟憫默而遣之時供御纔有糲米二斛糲米不精也音厲又郎葛切脫粟也每俟賊休息夜縋人於城外采

蕪菁根而進之帝召卿相將吏謂曰朕以不德自陷危亡固其宜也公輩無罪宜早降以救室家羣臣皆頓首流涕期盡死力故將士雖困急而鋭氣不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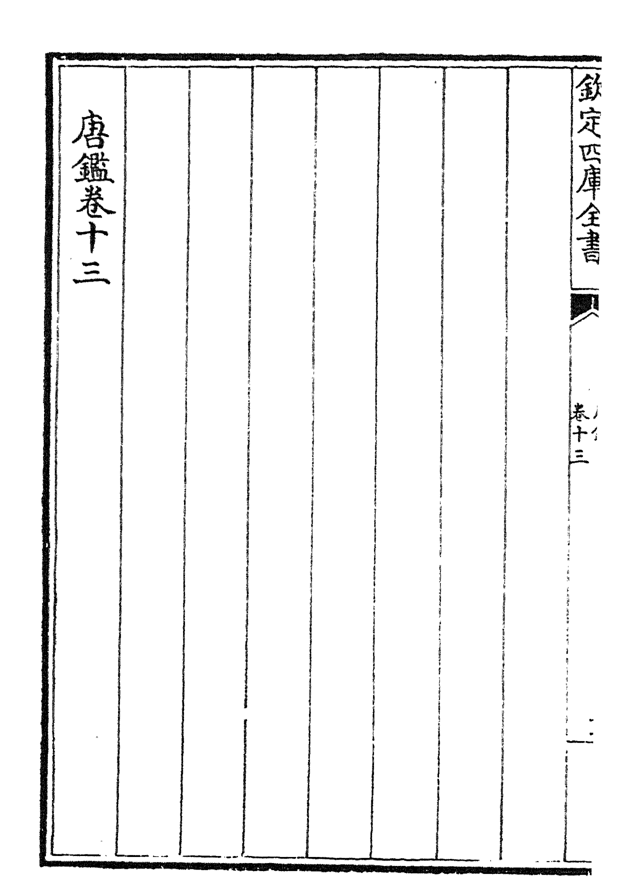
臣祖禹曰德宗以飢羸之卒守一縣之地而當朱泚十萬之師備禦俱竭危不容喘所恃者人心未去也卒能克復宗社不失舊物先是夏少康不失舊物於此引以為言而况以天下之大億兆之衆守之以道德用之以仁義其誰能敵之故人君茍得民心則不在地之廣狹兵之

衆寡王天下猶反掌也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孟公孫丑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豈不信哉

朱泚既據府庫之富不愛金帛以悅將士公卿家屬在城者皆給月俸神策六軍從車駕及哥舒曜李晟者泚皆給其家糧加以繕完器械日費甚廣及長安平府庫尚有餘蓄見者皆追怨有司之暴斂焉

臣祖禹曰德宗欲剗滅藩鎮故聚天下之財因師出以為名而多殖貨利書仲虺之誥惟王不殖貨利安國云殖生也貨資貨利資財

以為人主可欺天下而莫之知也夫匹夫猶不可以家之有無欺其鄰里況人主內有餘富而可以不足欺天下乎得財而失民將誰與守矣其失國宜哉而向之所積反為盜資貨悖而出猶不能竭先王不以利為利而以義為利蓋以此也



唐鑑卷十三

唐鑑卷十四

宋　范祖禹　撰

呂祖謙　註

德宗三

帝問陸贄以當今切務贄以曏日致亂曏音向由上下之情不通勸帝接下從諫乃上疏其畧曰若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惡烏故切欲去上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又曰

四方既患於中外意乖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疏奏旬日帝無所施行亦不詰問贄又上疏其畧曰人各隱情以言為諱至於變亂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帝乃遣中使諭之曰朕本性甚好推誠亦能納諫將謂君臣一體全不隄防緣推誠信不疑多被姦人賣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無他其失反在推誠又諫

官論事罕能慎密例自矜衒歸過於朕以自取名朕從
即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大抵皆是雷同道聽塗
說試加質問遽即辭窮若有奇才異能在朕豈惜拔擢
朕見從前以來事秖如此所以近來不多取次對人亦
非倦於接納贄上疏其畧曰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
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又曰唯信與誠有補
無失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又曰馭
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上行之則下從之上

施之則下報之又曰誠信之道不可斯須而去身願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為悔者也又曰仲虺賛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吉甫誦周宣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聖賢之意較然著明唯以改過為能不以無過為貴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耻過而遂非又曰諫官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又曰陛下雖窮其辭而非窮其理雖服其口

而未服其心又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斯皆為盛德帝頗采用其言為字如

臣祖禹曰德宗播遷幾於亡國不能反求諸己已見上卷而以為失在推誠既過而不改又諫而不從乃疑臣下之揚其惡而掠其美左傳掠美以為昏因不復以聽納為事甚矣其無人君之德也陸贄之言曲盡其情考其聽從曾無一二臣故剟其大畧剟丁活切以見德宗之性

與其行事以為戒焉

李懐光頓兵不進數上表暴揚盧杞等罪惡衆論諠騰亦咎杞等帝不得已貶杞為新州司馬白志貞為恩州司馬趙贊為播州司馬

臣祖禹曰德宗之性與小人合與君子殊故其去小人也難遠君子也易忠正之士一言忤意則終身擯斥盧杞裴延齡之徒至死而念之不衰迫於危亡不得已然後去之君子則於其不可去而逐之矣夫賢

之與佞正之與邪聽其所言觀其所行語五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亦足以知之矣德宗反而易之豈惡治而欲亂哉蓋其性與小人合也

興元元年正月蕭復嘗言於帝曰宦官自艱難以來多為監軍恃恩縱橫此屬但應掌宮掖之事不宜委以兵權國政帝不悅又嘗言陛下踐阼之初聖德光被自用楊炎盧杞以致今日陛下誠能變更睿志臣敢不竭力倘使臣依阿苟免臣實不能又嘗與盧杞同奏事杞順

帝旨復正色曰盧杞言不正帝愕然退謂左右曰蕭復輕朕戊子命復充山南東西荆湖淮南江浙福建嶺南等宣慰安撫使實踈之也既而劉從一及朝士往往奏留復帝謂陸贄曰朕欲遣重臣宣慰謀於宰相及朝士僉謂宜然今乃反覆如此朕為之悵恨累日意復悔行使之論奏邪其不欲行意趣安在贄上奏曰若復有所請求從一何容為隱若從一自有回互則復不當受疑陛下何憚而不為辯明乃直為此悵恨也夫明則罔惑

辨則罔冤惑莫甚於逆詐而不與明冤莫痛於見疑而不與辨是使情偽相糅糅音揉忠邪靡分帝亦竟不復辨也

臣祖禹曰德宗惡正直而保姦邪故親盧杞疎蕭復嫌隙既開無事而疑陸贄之言蓋欲救其心術而執疑耻過不欲辨明寧蓄諸心晻昧不决而已此讒賊之所由入也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菑與災同其德宗之謂矣

陸贄在翰林為帝所親信居艱難中雖有宰相大小之事帝必與贄謀之故當時謂之内相帝行止必與之俱梁洋道險嘗與贄相失經夕不至帝驚憂涕泣募得贄者賞千金久之乃至帝喜甚太子以下皆賀然贄數直諫迕帝意盧杞雖貶官帝心庇之贄極言杞姦邪致亂帝雖貌從心頗不悅故劉從一姜公輔皆自下陳登用贄恩遇雖隆未得為相

臣祖禹曰德宗於危亂之中斯須不可無陸贄及其

用裴延齡之譛則棄之如脫屣然孟子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於所厚如此宜其無所不薄也同上其所厚者薄則無所不薄也詩曰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小雅谷風詩云其德宗之謂矣

車駕至城固帝長女唐安公主薨四月帝至梁州欲為公主造塔厚葬之姜公輔表諫以為山南非久安之地公主之葬會歸上都此宜儉薄以副軍須之急帝使謂陸贄曰唐安造塔其費甚微非宰相所宜論公輔正欲

指朕過失自求名耳相負如此如何處之贄上奏極諫帝意猶怒罷公輔為左庶子

臣祖禹曰人君置相必求天下之賢蓋欲聞其忠言嘉謀揚至孝言合稷契之謂忠謨合皋陶之謂嘉以交脩其所不逮也書說命高宗謂說曰汝交脩予罔予棄書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同上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台音貽我也而後世宰相與諫爭之臣分其所職人君得失相不預焉必責之諫臣此諂諛之人持祿保位之計非賢相之職業也姜公輔一諫德宗以為

非所宜論卒廢黜之不明之君豈知所以任相哉

帝問陸贄近有卑官自山北來者率非良士有邢建者論說賊勢語最張皇察其事情頗似窺覘今已於一所安置如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追尋恐成姦計卿試思之如何為便贄上奏以為今盜據宮闕有冒險遠來赴行在者當量加恩賞豈得復猜慮拘囚其畧曰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又曰虛懷待人人亦思

附任數御物物物終不親情思附則感而悅之雖寇讎化為心膂矣意不親則懼而阻之雖骨肉結為仇慝矣又曰陛下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機有獨御區寓之意（寓宇同）謀吞衆畧有過慎之防明照羣情有先事之察嚴束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藎者憂於見疑著勲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見討馴致離叛搆成禍災

臣祖禹曰德宗好察而不明是以致亂而不自知其非陸贄欲正其心術故必原其禍之所起而極論之使之懲既往之失防未來之悔也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諫板詩云云毛氏曰猶圖也鄭氏云云王之謀不能圖遠用是故我大諫也陸贄有焉

五月帝使謂陸贄曰渾瑊李晟諸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朕欲遣使宣慰卿宜審細條疏以聞贄以為賢君選將委任責成故能有功況今秦梁千里兵勢無常遥為

規畫未必合宜彼違命則失君威從命則害軍事進退羈礙難以成功不若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則將帥感悅贊上奏其畧曰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用捨相礙否臧皆凶否部鄙切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又曰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算與臨事有異又曰君上之權特異

臣下唯不自用乃能用人

臣祖禹曰易師之六五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易師卦下同六五為師之主制師之命者也長子人之師也故行師則吉弟子聽之於人者也故雖正而凶然則師之道在擇人而委任之不可以牽制也而人君常欲權在於己或不欲功歸於人將在外而以君命制之兵從中御未有能成功者也

六月李晟收復京師露布至行在帝命陸贄草詔賜渾瑊使訪求奉天所失裹頭内人贄上奏以為今巨盜始平疲瘵之民瘡痍之卒尚未拊循而首訪婦人非所以

副惟新之望也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所賜璽詔未敢承旨帝遂不降詔竟遣中使求之

臣祖禹曰德宗不能虛巳以納諫雖勉從陸贄之言不降詔而遣使是閉其門而由户出也人君茍不能彊於為善諫之為益也少哉

初魚朝恩既誅代宗不復使宦者典兵帝即位悉以禁兵委白志貞志貞得罪帝復以宦官竇文場代之從幸山南兩軍漸集帝還長安頗忌宿將握兵多者稍稍罷

之十月以文場監神策軍左廂兵馬使王希遷監右廂兵馬使始令宦官分典禁旅

臣祖禹曰德宗為唐室造禍之主此宗社覆亡之本也臣是以著之

蕭復奉使自江淮還與李勉盧翰劉從一俱見帝勉等退復獨留言於帝曰陳少遊任兼將相首敗臣節韋臯幕府下僚獨建忠義請以臯代少遊鎮淮南使善惡著明帝然之尋遣中使馬欽緒揖劉從一附耳語而去諸

相還閤從一諸復曰欽緒宣旨令從一與公議朝來所
言事即奏行之勿令李盧知敢問何事也復曰唐虞黜
陟岳牧僉諧爵人於朝與士共之使李盧不堪為相則
罷之既在相位朝廷政事安得不與之同議而獨隱此
一事乎此最當今之大弊朝來主上亦有斯言復已面
陳其不可不謂聖意尚爾復不惜與公奏行之但恐浸
以成俗未敢以告竟不以事語從一從一奏之帝愈不
悦復乃上表辭位罷為左庶子

臣祖禹曰蕭復欲黜少遊賞韋皐此朝廷之公議也德宗苟以為然在於一言使宰相行之而已何疑於李勉盧翰而獨與從一為密邪且既以為相而不待之以誠則踈遠之臣其可信者幾希矣幾平聲夫如是忠臣賢者豈得盡其心乎鹿鳴詩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貞元二年四月關中倉廩竭禁軍或自脫巾呼於道曰拘吾於軍而不給糧吾罪人也帝憂之甚會韓滉運米三萬石至陜李泌即奏之帝喜遽謂左右曰米已至陜

吾父子得生矣時禁中不釀命於坊市取酒為樂又遣中使諭神策六軍軍士皆呼萬歲時比歲饑饉兵民皆瘦黒至是麥始熟市有醉人當時以為嘉瑞人乍飽食死者復五之一數月人膚色乃如故矣

臣祖禹曰老子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老子道德經云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天地陰陽之和致水旱之災夫以兵除殘如人以毒藥攻疾疾去而人傷亦甚矣其血氣必乆而後復之或終身遂衰

一失其養則易以死亡不若未病之完也先王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書周官若昔大猷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有天下者可不務哉

三年閏五月辛未吐蕃刼盟初李晟與張延賞有隙帝召延賞入相晟表陳其過惡帝重違其意以延賞為左僕射吐蕃尚結賛大舉入寇遊騎及好畤京城戒嚴晟遣將擊敗之尚結賛謂其徒曰唐之良將李晟馬燧渾瑊三人而已當以計去之入鳳翔境無所俘掠以兵二

萬直抵城下曰李令公召我來何不出搞我經宿乃引退晟又遣將襲擊吐蕃破之尚結賛乃引去帝忌晟功名會吐蕃有離間之言延賞等騰謗於朝無所不至晟聞之晝夜泣目為之腫悉遣子弟詣長安表請削髮為僧帝慰諭不許韓滉素與晟善帝命滉諭旨於晟使與延賞釋怨晟奉詔滉引延賞詣晟第宴謝結為兄弟因使晟表薦延賞為相帝以延賞為同平章事李晟為其子請昏於延賞延賞不許晟知延賞蓄憾未巳初晟既

破吐蕃摧沙堡馬燧渾瑊等各舉兵臨之吐蕃大懼屢
遣使求和帝未許乃遣使卑辭厚禮求和於馬燧燧信
其言為之請於朝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燧延賞皆
與晟有隙爭言和親便帝意遂定延賞數言晟不宜久
典兵帝乃謂晟曰大臣既與吐蕃有怨不可復之鳳翔
宜留朝廷朝夕輔朕乃以晟為太尉中書令勲封如故
餘悉罷之延賞既罷晟兵柄武臣憤怒解體不肯為用
五月以渾瑊為會盟使瑊將二萬餘人赴盟所李晟深

戒以盟所為備不可不嚴延賞言於帝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以嚴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帝乃召瑊切戒以推誠待虜勿自為猜貳以阻虜情閏月瑊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以瑊表示之曰李太尉謂吐蕃和好必不成此渾侍中表也盟日定矣晟聞之泣謂所親曰吾生長西陲備諳虜情所以論奏但恥朝廷為犬戎所侮耳辛未吐蕃刼盟渾瑊僅以身免是日帝視朝謂諸相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

之福馬燧曰然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竊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帝變色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為此言邪皆伏地頓首謝因罷朝是夕韓遊瓌表言虜刼盟者兵臨近鎮帝大驚街遞其表以示渾明旦謂渾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耶帝欲出幸以避吐蕃大臣諫而止李晟大安園多竹復有為飛語者云晟伏兵大安園謀因倉猝為變晟遂伐其竹六月以馬燧為司徒兼侍中罷其副元帥節度使初吐

蕃尚結賛惡李晟馬燧渾瑊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燧使併獲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渾瑊而止張延賞慙懼稱疾不視事

臣祖禹曰人君於其所不當疑而疑之則於其所不可信而信之矣此必然之理也李晟有復唐室之大功又再敗吐蕃社稷是賴而德宗猜忌使勲賢憂懼不保朝夕至於讒邪之詭計戎狄之甘言則推誠而

信之不疑一旦罷晟兵柄中外莫不解體行張延賞之私意中尚結贊之陰謀忠言至計確不可入而姦臣敵國得以欺賣由其心術顛倒見善不明故也揚用善不明用心不剛倚克也延賞敗國殄民刑孰大焉德宗曾不致詰使之得保首領死牖下幸矣

李泌為相帝謂泌曰自今凡軍旅糧儲事卿主之吏禮委延賞刑法委渾泌曰不可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不可分也非如給事則有吏過兵過舍

人則有六押至於宰相天下之事咸共平章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也帝笑曰朕適失辭卿言是也

臣祖禹曰古之王者惟任一相以治天下唐虞有百揆夏商官倍可知也書周書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周之冢宰實總六卿自司徒以下分職以聽焉詔王廢置者宰也禮大冢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事以詔王廢置是以治出於一政有所統相得其職君得其道恭已無為而治語十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夫何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蓋以此也後世多

疑於人宰相之職分而不一君以為權在於巳臣亦以為政在於君國之治亂民之休戚戚憂也無所任責故賢者不得行其所學不肖者得以苟容於其間由官不正任不專故也其有功烈見於世稱為賢相者必其得君之專任職之久言行計從出於一人者也古者名與實稱而後事成功立焉後世不能正名而其實必合於古然後能有成功如欲稽古以建官必以一相統天下始可以言治矣

部國大長公主女為太子妃或告主淫亂且為厭禱帝大怒幽主於禁中切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請與蕭妃離昏帝召李泌音必告之且曰舒王近巳長立孝友温仁泌曰陛下惟有一子柰何一旦疑之欲廢之而立姪得無失計乎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矣帝曰卿不愛家族乎對曰能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泌因言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覆家者今幸賴陛下以語臣臣敢以家族

保太子向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帝曰此朕家事何預於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為家今臣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於臣况坐視太子冤横而不言臣罪大矣帝曰為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頭而泣上同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因戒帝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明日帝意果悟太子由是獲免

臣祖禹曰李泌善處父子兄弟之間故能以其直誠正言感悟人主卒使父子如初可謂忠矣諂諛之人助君之决者必曰家事非他人所預唐高宗欲立武昭儀問李勣傳勣勣曰陛下家事何預外人陷君於惡率由此言泌以為天子以四海為家則莫非家事以君之子為已任其知相之職業哉

唐鑑卷十四